

THE

MOON

月亮和六便士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W.S. MAUGHAM

SIXPENCE

任梦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MOON
AND
SIXPENCE

月亮和六便士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任梦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月亮和六便士 / (英) 毛姆著 ; 任梦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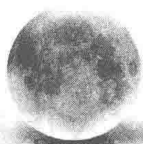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4-1227-0

I. ①月… II. ①毛… ②任…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2200号

书 名 月亮和六便士
作 者 [英] 毛姆
译 者 任 梦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策划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刘 军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5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227-0
定 价 3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E
MOON
AND
SIXPENCE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伦敦 / 001

第二部 巴黎 / 079

第三部 塔希提 / 208

| 伦敦 |
第一部

第一章

说实在话，我刚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那会儿，丝毫没有察觉他有什么超凡脱俗之处，但如今，几乎没有人不说他伟大。

然而，我所说的伟大，既不是指某个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政绩，也不是指某个功勋卓著的士兵所取得的成就；这些都应当归功于那个人的身份，而非那个人本身；而一旦时过境迁，那种伟大也就云淡风轻了，一位离任的首相往往只是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一位退役的将军不过是市井中的和藹英雄罢了。

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也许你并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很难拒绝窥探一二。他会让你不知所措，又会让你深受吸引。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不再是人们取笑的对象，为他辩护不再是怪异的行径，颂扬他也不再是离经叛道。他的缺点已被看成与他的优点相辅相成。探讨他的艺术地位仍然可行，尽管仰慕者对他的崇拜反复无常，正如诋毁者对他的污蔑反复无常一样；但有一点始终不容置疑，那就是他确实很有天赋。

在我看来，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那人的个性独一无二，那么纵使缺点有一千个，我也愿意原谅。我想，与画家埃尔·格列柯^①相比，委拉斯凯兹^②也许更出色吧，但他中规中矩的性格，让人们对他的崇拜多少变得有些逊色了，而格列柯这位克里特岛人却活得极尽享乐又极尽悲惨，他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现在大家面前，像一场持续的献祭。

演艺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以其绝妙或美丽的作品满足着人们的美感。这与性本能相似，同样那么粗暴，而艺术家还在你面前呈现了自身的过人之处。去探求他的秘密，就像破案那么精彩——这是个谜，和宇宙之谜一样，贵在没有答案。

虽然在斯特里克兰的作品中，最不起眼的就是某种个性，某种奇怪、沧桑而复杂的个性，但恰恰就是这种个性，让那些即便不喜欢他画作的人也无法漠然置之，也正是这种个性人们对他的生活与性格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直到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之后，莫里斯·胥瑞才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那篇文章挽救了这位不出名的画家，使其免于被湮灭的命运，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后来的作家们或多或少顺从地跟了上来。长久以来，胥瑞在法国评论界的权威无可置疑，所以他的评论不可能不让人印象深刻；他那些称赞看起来言过其实，后来却被人们的论断所证实了，而现在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声誉已经牢牢地建立在了这位评论家所写的每一行文字之上。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

① 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生于克里特岛。

② 委拉斯凯兹（1599—1660），西班牙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写实主义画家。

上最浪漫的事。

但我并不打算诠释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除非这涉及他的性格。我不同意那些画家的想法，他们曾高傲地宣称，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所以最好用沉默或支票来表达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认为艺术是一种只有艺术家才能完全理解的技艺。实际上，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情感用语，所有人都可以懂。不过我承认，在艺术技巧上缺少真才实学的批评家很少能够探讨真正有价值的主题，而我对绘画确实一无所知。所幸我没有必要去冒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佳特先生不仅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作家，他已经十分详尽地探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并把内容写进了一本小册子^①，大体上看，这是本令人钦慕的读物，具有鲜明的风格，然而在英国却没有在法国那么受欢迎。

莫里斯·胥瑞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简要地介绍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一生，其精简程度刚好让那些兴趣浓厚的人胃口大开。出于对艺术大公无私的热情，他真正想要做的是唤醒那些智者，让他们都注意到一位原创力达到了巅峰的天才画家。而胥瑞实在是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文章中的“人情味”将会让他更轻松地达到目的。因此，过去曾与斯特里克兰有过接触的人，那些在伦敦认识他的作家、在蒙马特尔^②咖啡馆见过他的画家都吃惊地发现，他们曾经认为的那个失败的艺术家的确是一个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人，竟然是一位

① 《一位现代艺术家：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作品的注解》，作者爱德华·莱格特，A.R.H.A Martin Secker出版社，1917年出版。（原书注解）

② 巴黎市的一个区。

真正的天才，但这个人已经和他们失之交臂；而在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则出现了一系列文章，这个人写的回忆，那个人写的赏析，这些都让斯特里克兰名声日隆，而让公众的好奇心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一切都来得及了，所以笔耕不辍的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在他那本惊人的专著^①中得以列出一份可圈可点的权威人士清单。

杜撰神话的天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凡谁的生涯与别人稍有不同，这种天赋就能如饥似渴地抓住其中的某些插曲，要么令人惊奇，要么神秘莫测，借此杜撰出一个传说，再附之以某种狂热的信仰。这就是浪漫情感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传说中的这些插曲于是变成了万无一失的通行证，让英雄得以永垂不朽。这位深谙嘲讽之道的哲人会带着微笑反思，曾经的沃尔特·罗利爵士在人类的记忆中被奉若神明，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让那位童贞女王^②踏脚而过，而不是因为他带着女王的名字，去了一些不曾有人发现的国度。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曾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他结下了一些仇家，而不是朋友。那事情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以他为写作题材的人本来就会用生动的想象力来弥补自己记忆的稀缺，而且这是明摆着的，他的已知经历尽管聊胜于无，但也足够给这位想入非非的誊写员提供机会了；他的一生中有太多离奇可怕，他的性格中有某种离经叛道，而他的命运则处处让人悲怆怜悯。于是传说适时出现，细节又那么详尽分明，就连那些明智的历史

① 《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生平与作品》，雨果·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著，1914年莱比锡的施温格勒与哈尼施出版社出版。（原书注解）

②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即亨利八世与安博林的女儿，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学家们也迟迟不敢反驳。

但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恰恰不是什么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公然撰写他的生平^①，“以消除某些已成大势所趋的误解，”来澄清他父亲的后半生，因为这些误解“给那些仍然健在的人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可见，在之前广为流传的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中，有太多内容可以让一个体面的家庭蒙羞了。

我读了这本著作，而且读得有滋有味，真是可喜可贺，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沉闷无趣。斯特里克兰先生描绘了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和蔼可亲、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男人。这位当代的牧师，在他所做的那种我相信叫作“诠释”的科学研究当中，已经掌握了一种为事情开脱的惊人天赋。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诠释”了父亲生活中可能会让一个孝顺的儿子感到不便回忆起来的所有事实，待到时机成熟时，他在文中那些微妙的遣词造句，一定会让他走向教会中至高无上的荣耀。我似乎已经看见他那双肌肉结实的小腿裹在了一双圣公会的护腿中。

他的行为虽然英勇可嘉，后果却十分危险，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传说很有可能是让斯特里克兰声名鹊起的重要因素；其实很多人对他的艺术作品感兴趣是出于厌恶或同情，人们在厌恶中容忍了他的个性，又抱着同情对他的死亡给予了尊重；但这位儿子出于善意的所作所为却让父亲的崇拜者们尤感寒心。所以后来发生的这件事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了：斯特里克兰的这本传记出版后引起众说纷纭；再后来该画家最重要的一幅作品

① 《斯特里克兰：画家与画作》，斯特里克兰之子、罗伯特·斯特里克兰著，威廉姆·海涅曼出版社，1913年出版。（原书注解）

《撒玛利亚的女人》^①在佳士得拍卖行出售，只拍得比九个月前某著名收藏家购买此画的价格低得多的235英镑；而这位收藏家不久前忽然逝世，又让这幅画重新回到了拍卖槌下。

原本，无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独创性，也都难以再让局面扭转乾坤了。幸亏人类有出类拔萃的杜撰神话的天赋，这种本能让人急不可耐，无法漠视一个堕入平庸的故事。所以没过多久，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写了一本书，终于打消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顾虑。

罗特霍尔茨博士属于那一类认为人性不仅恶劣，而且恶劣至极的历史学家；所以，毫无疑问，读者们更有可能从他们那里，而不是那些把有血有肉的伟人写成家庭道德楷模来恶意取乐的作家那儿获得乐趣。就我而言，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之间除了金钱关系什么都没有的话，会让我觉得非常难过；而且，要让我相信提比略大帝与乔治五世国王一样，是一位无可指责的君主的话，需要有大量的真凭实据，而不是什么捕风捉影（感谢上帝）。

罗特霍尔茨博士评论那本无辜的传记所用的语言，让人很难不对那个不幸的作者感到同情。他的惜墨如金被标榜为虚假伪善，他的婉转铺陈被斥为满纸谎言，他的缄默之处则被贬为大逆不道。这样极力地吹毛求疵，对作者当然无可厚非，但对儿子则大可不必，否则，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都可以被指控为扭捏作态、巧言令色、装腔作势、矫言伪行和厨艺败坏了。

① 该作品在佳士得拍卖行的目录中被描述为：“这个裸体的女人正躺在一条小溪旁，她是社会群岛上的—位土著。在她身后是一片热带景色，那里有棕榈树和香蕉等植物。60英寸×48英寸。”（原书注解）

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牧师为了驳斥人们已经相信的，关于他父母相处“很不愉快”的论述，而声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曾在一封从巴黎写来的信中描述他太太“是个极好的女人”，这样的做法其实有些草率，因为罗特霍尔茨博士可以刊印出这封信的复本，而信中所指的内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那该死的妻子。她是个极好的女人，我希望她能下地狱。”所以，这与教堂在鼎盛时期对付那些不受待见的无神论证据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

罗特霍尔茨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狂热崇拜者，而且完全不必担心他会给这位画家涂脂抹粉。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从那些看起来纯真无邪的行为中找出卑劣的动机。他既是一位艺术领域的学生，也是一位精神病领域的病理学家，所以任何潜意识都瞒不住他。杜撰神话的人是不能从普通事物中看出更深层意义的，他们看见的往往是一些难以名状之物；而精神病领域的病理学家看见的，则是一些不可言喻之物。你会如痴如醉地看着这位博学的作者孜孜不倦地搜罗出每一个会让他的偶像颜面扫地的细节。每当他可以举出某个残酷或卑劣的事例时，他的心就狂跳不止。每当他可以用某个被遗忘的故事来挫败斯特里克兰牧师的孝心时，他就会喜不自胜，像是一位在对某个隐士执行火刑的审判官。他勤奋得令人吃惊，再微小的细节都无法从他手里逃脱，所以，你可以放心，即便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只留下了一张洗衣店的账单没付，这张单据也会原封不动地呈现在你面前；哪怕他只是不想归还那借来的半克朗^①，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不会有任何细节被遗漏。

① 英国银币名，值二先令六便士。

第二章

既然有太多文章写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我似乎毫无必要再多写一笔。画家的纪念碑是他的作品。事实上，我私下里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我初次遇见斯特里克兰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画家呢。那些年，他在巴黎艰难度日，我见过他的次数还不少；如果不是战争的危局让我来到了塔希提岛，我可能早就放下了对他的回忆。那座岛屿如今已经人尽皆知，他在那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而我在那儿遇见了曾经与他相熟的一些人。这让我发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我可以明明白白地让大家看到他的那段惨淡生涯，而这部分内容之前一直不为人知。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伟大的人都是正确的，那么实实在在认识斯特里克兰的人所讲述的事便更不能算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像我认识斯特里克兰一样，与埃尔·格列柯有私交，那么为了此人的回忆，人们有什么代价是不会付出的呢？

但我不想在这样的借口中寻找庇护。我忘记是谁曾这样劝说众人：出于为自己的灵魂着想，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这是一位智者的话，也是我一直严格遵守的戒律。因

此，我每天起床，每天睡觉。但我的个性还带着那么一点儿苦行主义，所以每个星期，我都让自己的肉体经受一种更残酷的凌辱：我毅然决然地阅读《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想想有海量的书被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想想作者们在书籍出版时的殷切期待，想想正等待着这些书的种种命运，这是一项颇为有益的训练。一本书在人群中流传起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些获得成功的书也只是一时的成功。天知道那位作者曾经写得多么痛苦，曾经有过什么惨痛经历，曾经为此绞尽脑汁到头疼，才给了一些有缘的读者几个小时的轻松，才打发了一段旅程中的沉闷无聊。如果我可以根据这些书评来下断语的话，那么其中的许多书都写得很好，也很用心；大部分思考都转化成了篇章；有些书甚至成了作者一生呕心沥血的结晶。但我从阅读中认识到，作者应该在写作的乐趣和思想负担得以释放的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回报，他得漠视其他一切事物，毫不在意是誉是毁，是成是败。

如今战争时代已经到来，新思潮也应运而生。年轻人开始崇尚我们早年闻所未闻的神祇，这些追赶着我们的人会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后辈们浑身是劲，骚动喧嚣，他们不再敲门了；他们直接涌了进来，坐上了我们的位置。空中都是噪音，充斥着他们的喧哗。老一辈们模仿着年轻人的另类模样，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他们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一起呐喊，但这些呐喊在他们的口中听起来却空空荡荡；他们就像可怜的放浪女人，浓妆艳抹，寻欢作乐，只为重现自己的青春幻象。那些聪明人行事则多了几分体面，他们老练的笑容里藏着几分纵容的嘲弄。他们记得自己也践踏过一代志得意满的前辈，也曾如此高声叫嚷，也曾如此不屑一顾，

于是，他们看到了未来，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们很快也会让出他们的位置。没有什么言论会是定论。当尼尼微城肆意扩张之时，上帝不再毁城的福音已成了过去^①。那些在宣讲者看来仿佛从未说过的豪言壮语，其实已经说了上百遍，几乎连腔调都没改变。历史的钟摆来回摇荡。这场循环世代更迭。

有时候，人可以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一个他功成名就的时代，活到一个让他觉得陌生的时代，然后，好事者会见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一幕。比如，谁现在还想得起来乔治·克雷布^②呢？他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他是天才，这种不约而同在更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早已不常有了。这位诗人继承了亚历山大·蒲柏学派的技艺，会用韵文来写寓言诗。后来，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都开始吟咏新诗了。但克雷布先生仍在用韵文写寓言诗。我想，他肯定读过了那些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年轻人写的新诗句，我猜想他一定觉得这些诗句都很蹩脚吧。当然，大部分确实很蹩脚。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的几首作品都发现了不曾有人探索过的一片广阔的精神领域。那位克雷布先生已经死气沉沉了，可他还在用韵文写寓言诗。我曾杂乱无章地读过一些当代年轻人的作品。也许在他们中间，某个更热情洋溢的济慈，或更超凡脱俗的雪莱已经出版了数篇让全世界都愿意铭记的诗作。这我不太清楚。我欣赏他们作品的上乘意境——他们的年轻已经是成就了，再夸赞

① 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都城，在《圣经》中曾数次提到。根据圣经的《约拿书》，上帝曾派先知约拿送信，要毁灭尼尼微城，但该城君民全部虔心改过，于是上帝原谅了他们。根据《那鸿书》，150年后，上帝让先知那鸿再次送来音讯，要毁灭尼尼微城，这次大限已到，尼尼微人改过也没用了，全城尽毁。

② 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格兰诗人，韵文故事作家，博物学家。

他们的成就指日可待似乎很荒谬——我感叹他们笔下的巧妙措辞；但他们下笔虽然洋洋洒洒（他们的词汇量说明他们从小熟读《罗氏词典》），文章却言之无物：在我看来，他们所知过多，而体会过浅；我无法忍受他们对我拍拍背的那种热忱，或向我怀里扑来的那种情谊；在我看来，他们的热情似乎有些苍白无力，他们的梦想似乎有些琐碎无趣。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个老古董了。我要继续用韵文写我的寓言诗。然而，若非纯粹为了自己开心而写，我就傻得不能再傻了。